

經

韻

樓

集

經韻樓集卷七

金壇段玉裁若膺

衛宏官書考

韓退之言李少溫子服之以科斗書衛宏官書相贈見於隨書經籍志曰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見於唐書甄文志曰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字者官之譌字也唐初元應叡經音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三條曰昇得同體曰枹杼同體曰圖畷同體張守節史記正義曰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然則其書體製蓋同張揖古今字詁而字體爲古文籀文唐人以爲

難得至唐季其書亾矣郭忠恕汗簡多假託易稱衛宏  
字說非真宏說也漢書儒林傳師古注引衛宏詔定古  
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  
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

谷

阮谷一作礪  
谷一作暹谷

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

不同迺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  
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迺無聲而尙書正義  
甄文類聚引此文畧同乃系之衛宏古文奇字序奇字  
者官書二字之誤也儒林傳注又引衛宏定古文官書  
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經典釋文序錄史記袁盎鼂錯列傳正義亦引此文而今本漢書譌爲衛宏定古文尙書今本史記譌爲衛宏詔定古文尙書今本釋文譌爲古文尙書尙字皆官字之誤也官書疑南北朝人依託爲之者郭忠恕未之見而又依託之汗簡其可信乎

唐蒙博物記辨

丹鉛錄曰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周公謹云不知誰著攷後漢書注始知爲唐蒙作玉裁按古記志通用如鄭康成書引禮記皆曰禮志水經注引華陽國志作華陽記是也劉昭注郡國志引博物志皆作博物記如河內郡引博物記有奧水流入淇水有菴竹草水經注淇水篇則云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毛詩注言澳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於淇非所究也酈氏劉氏所引正是一書知升菴之妄矣至云攷爲唐蒙作更可笑劉昭於犍爲郡南安縣有魚泣津津

引蜀都賦注縣臨大江岸便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丈濶或百丈鑿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又引博物記縣西百里有牙門山今升菴聯讀之曰昔唐蒙所造博物記何滅裂至是果爾則當於河南尹河南縣注引博物記鑿之唐蒙不待至是而始表識之矣唐蒙所鑿之道在犍道不在南安水經注江水篇曰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犍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濶三四丈其鑿之迹猶存是也劉昭注誤

書新唐書忠義傳後

辛未九月三日

韓文公張中丞傳後序云李翰所爲張巡傳所恨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茅鹿門疑雷萬春三字當爲南霽雲以後文詳書霽雲事不及萬春故也黃黎洲儲在陸皆謂韓公自惋惜萬春事不彰非以此語爲後文立案說甚當攷舊唐書詳霽雲乞師事無雷萬春姓名至新唐書則南雷皆有傳雷有面著六矢不動之語其事大奇又云雷萬春者不詳所來是韓方歎恨於前宋子京乃投羅於後不識可爲信史否也顧余嘗宰巫山巫山縣志古古相傳本也有云雷萬春生縣之

跳石問之鄉民耆老皆云然皆以縣生此人爲榮是可補史缺矣大江經縣城之南東下縣境地名石者三曰跳石曰青石曰疲石疲石見陸務觀入蜀記今土人呼培石余謂二石皆附峽中大山石者氏音之轉說文云巴蜀謂山岸脅之自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音譌乃爲石新唐書記唐於巡遠霽雲恩命備至萬春固在唐不著韓公議李翰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烏呼一語而萬春榮於華袞過於累牘紀載矣有道而文者其可輕視也哉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寫本書

後

宋薛尚功字用然錢唐人僉書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  
元吾丘衍學古編云薛尚功款識法帖十卷自夏及漢  
凡鐘鼎尊彝鼓琥權甬之類各以類分後有注釋及攷  
證最爲詳當碑在江州蜀中翻者字肥明屠隆錦囊小  
史曰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彝古銅器銘二十卷刻於  
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鈔錄作十卷  
以市於人乾隆丁酉予居成都從錢唐徐司馬袖東假  
得寫本觀之實二十卷卷一至卷五皆夏商器卷六至

卷十七皆周器卷十八至二十皆秦漢器吾丘子行云  
十卷者蓋元時市本已改并子行亦未見九江府庫真  
本習焉不察之故耳此本係袖東少時手摹所摹之本  
亦寫本其源流有自可想見九江碑刻之精是可寶貴  
矣文字之遞變由古文而大篆小篆而古隸今隸史籀  
箸大篆與古文或異而六經之出於孔子壁中者皆古  
文漢時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  
氏傳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  
自相似是六經以古文傳而所謂古文者卽如商周鼎

彝之書今世學者或未能知之也許叔重之爲說文解字也以小篆爲主而以其所知之古文大篆附見當許氏時孔壁中書禮未得立於學官鼎彝之出於世者亦少許氏所見有限偶載一二亦其慎也許氏以後三代器銘之見者日益多學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古六書之條理爲六經輔翼毛詩言箠革者四傳曰箠轡首飾也革轡首也箠字不見於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曰箠一曰轡首銅也攷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攷革字薛氏此書周伯姬鼎有攷勒字寅簋有箠勒字岐陽石鼓有箠勒字外此焦山古鼎亦有攷勒字合而觀之知箠

省作攸攸卽攸假借爲鑿字勒省作革以鑿飾勒猶唐  
宋人所云金勒故蓼蕭毛傳曰鑿轡首飾也勒轡首也  
沖沖垂飾兒不知何時施革於攸下改爲鑿字而於毛  
傳鑿轡首飾也刪去首飾二字使詩義晦於千古非三  
代銘詞屢見安所攷證哉又如古言均今言韻韻字不  
見於說文解字而徐鉉新增有之予作六書音均表用  
韻字不用韻字或曰韻正韻俗爾何從俗也予曰古言  
音均後人分別入音部宜以从音从勻勻亦聲之字爲  
近是而韻字較遠今薛氏此書卷一內載董武子所藏  
商鐘銘有韻字卷六內載方城范氏所藏周曾侯鐘銘

有韻字是韻字古文有之較諸韻字孰雅孰俗矣舉此  
二事用見古文之當攷而古器之不可忽如是南匯吳  
庶子冲之又從子假鈔子亦遣人摹一本而以袖東寫  
本存子處以子摹本書其後如右還袖東袖東籀篆功  
深當必首肯予言也目錄卷十七有周琥而袖東寫本  
卷十七止於石鼓無琥蓋此處有缺佚云乾隆丁酉六  
月金壇段玉裁若膺氏

書千祿字書後

右千祿字書唐顏元孫著顏魯公刺史湖州時書刻于石署其前曰朝議大夫滌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孫撰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其後曰有唐大歷九□□□寅正月庚子□□□□午眞卿於湖□□□□東廳院書之南宋初有宇文氏馳鐫於蜀之潼川今其跋語剝缺吳冲之學士考費著氏族譜定爲成都宇文時中也湖本久亾余入蜀得潼川本讀之殘缺不完求他本不可得己亥秋得胡侍郎高望所鐫版本急以相

按補石本之缺又知石本版本各有得失版本內脫去者平聲蒸登韻內今

上御名俗正二字去聲震稇韻內

世宗廟諱俗正二字平聲內虔字之上軋軋乾三字併注上俗中通下正下亦乾燥十字鎡鎡注內鎡音當之上下銀二字蒸烝注內火氣之上下字上聲否否注內否泰字之下不字旧白注內竝上俗下正諸之下字字入聲鷓鴣注內下鷓首之下船字飭飾棘棘稷稷之下竝上俗下正五字皆脫去其倒植者如傍旁旁注云上中通下正序內偏旁字用旁可證而誤爲旁旁以旁爲

正萍萍注云上通下正而誤爲萍萍以萍爲正時峙峙  
注云上中通下正而誤爲峙峙峙以峙爲正登登注云  
上通下正而誤爲登登以登爲正盜盜注云上俗下正  
而誤爲盜盜以盜爲正夙夙注云上俗下正而誤爲夙  
夙以夙爲正郟郟注云上通下正而誤爲郟郟以郟爲  
正冊冊注云上通下正而誤爲冊冊以冊爲正與平聲  
刪刪刪相違劫劫注云上通下正而誤爲劫劫以劫爲  
正皆由淺人不考許氏說文解字字體及經典所用安  
以通且俗者爲正任意顛倒殊失顏氏稽古之意也其  
譌字及衍字已依石本正刪者不舉然石本譌字衍字



脫字倒植字亦非一壩篾字从竹虎聲而石本以篾爲  
正提攜字从手鶴聲而以攜爲正鳧字从鳥几而作鳧  
勤非从艸而从廿兔本从口从兔而从山从兔餐字注  
內亦作滄从三點而作滄衰有兩點而作衰衰竝正  
多用上字而作多用下字淩淩注內侵淩之侵作浸隴  
壠注內下止壠而止字作北眇从是非之是而作眇惱  
从齒而作惱兔作兔以爲正字瘞作瘞以爲正字此皆  
石本譌字也殺寇注內竝上俗下正非竝字衍卽大字  
有脫禕禕注云下禕禕而脫注內禕字解解注當云  
上俗中通下正而脫通字懣滿注當云憤滿字亦作懣

音亡本反而云亦懣口音亡本反寢寢注云上口中通  
下正依寐寐寐上俗中通下正之例當作寢寢寢注云  
上俗中通下正而脫寢字摘擿注云上採摘而脫注內  
摘字臘蠟注云上臘祭下蜜蠟而脫注內蠟字此皆石  
本衍脫字也糒餼上通下正版本不誤而石本日餼糒  
上通下正戾於說文拯拯上通下正版本當不誤而石  
本作拯拯上通下正輩輩上通下正版本不誤而石本  
作輩輩上通下正戾於說文廣韻五經文字所說薦薦  
注云上本獬薦字相承別用豸字以薦作薦舉字而譌  
爲以薦舉字作薦版本因之耄耄上通下正版本不誤

而石本作耄耄上通下正𡗗缺徹徹竝上通下正版本  
不誤而石本作缺𡗗徹徹上通下正狛狛注云蠻狛字  
上正版本不誤而石本作狛狛上通下正狹狹上通下  
正版本不誤而石本作狹狹上通下正此皆石本倒植  
字也歐陽子集古錄云于祿書真本開成中石已訛缺  
世所傳者乃楊漢公墓本然則歐陽子已未得見善本  
宇文氏據轉摹訛亂之本誤以爲善本刻之潼川宜其  
刺謬多端非撰者之咎亦非書者之咎也朝議之撰此  
書辨別俗通正三體則張氏五經文字唐氏九經字攬  
之先聲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則郭氏佩觿之始基也

其正字既皆合古卽其通字俗字學者流覽亦可以推  
古今遷移之故今世俗字與唐時俗字之有不同而爲  
按定古書之一助如宴字昉於字林之宴宴字見於張  
參之書俗字亦有原本文選木華海賦決陂潢而相汜  
與壘林巒而嶄鑿爲韻注引說文汜灌也今說文無汜  
字俗開矣讀拔音友聲之字不能韻鑿苟知沃字之俗  
爲汜則知李注引說文沃灌也而豁然無疑矣說文螻  
字下一曰螻天螻本夏小正傳徐本螻作螻以螻爲穀  
俗求之凡殼聲字唐時俗皆从殼相沿至宋矣楊用修  
論史記必有繡紱等字者乃爲古本而不知其爲唐之

俗字也今世蠶之俗作蚕不知所由考之此書則唐俗作蚕而後又省也舉此可以觀遷移之故矣顧其言字形字義時分別不雅馴如羈羈云上羈勒下羈旅而不知羈勒之義演之爲羈旅古無羈字也屯屯云上屯厄下屯聚而不知屯難也屯聚不散若有所難其義相近古無異字屯屯又皆非正體郭氏佩觿實沿其誤弦絃云上弓弦下琴絃而古無絃字也梟梟云上通下正而不知梟爲隸省五經文字可考也豕塚云上豕適下塚壘而不知古無是分別且無塚字也否否云可否字與否泰字不同而六書絕無此說否字不見古籍不知何

据也董字而曰董菜不知菜義作董也凍凍而曰上俗  
下正不知凍之義爲水名爲凍雨而凍固正字也企企  
云上高舉兒許延反鮑明遠書勢鳥企魚躍下企望正  
賜反而不知企字本無高舉之義鮑氏書勢摘用景福  
殿賦鳥企山峙句隸體或寫止作山淺者讀爲許延反  
而廣韵企字下輕舉一義踵其誤也其他不協者尙多  
其自序稱筮仕觀光升沈是繫目以干祿義在斯乎倘  
未得免乎爲人之學與然學者誠志乎治經爲已由此  
書拾級而上搜張氏唐氏之書進而求諸說文解字庶  
由文以得其辭由辭以得其志而經可漸治矣校畢爲

定本將寄無錫顧觀察晴沙書刻諸石繼魯公之墨妙  
云乾隆己亥八月段玉裁記於巫山廨

徐鍇說文解字祛妄曰顏元孫作干祿字書欲以訓  
世其從孫真卿書之於石而釐字改未爲牙冤字轉  
一爲山鄰正體也而謂之訛隣俗謬也反謂之正蓋  
爲病矣

中水攷上

蜀之中水今自漢州歷金堂簡資內江富順至瀘州入於濬江之水也濬江自重慶府上敘州嘉定二府爲外水涪江自合州上遂寧潼縣爲內水中水介其閒故曰中水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酈道元水經注曰縣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中水晉書曰劉裕伐蜀從外水取成都從中水取廣漢從內水取黃虎皆中水之名見於傳記者中水之源有三曰湔曰縣曰洛漢書地理志曰蜀郡縣虎縣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縣虎縣者今保縣是也



江陽縣者今富順縣瀘州是也地理志又曰廣漢郡雒縣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縣竹縣紫巖山縣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雒縣者今漢州是也縣竹縣者今縣竹縣是也今茂州牛心山之水東南合什邡縣縣竹縣德陽縣新都縣漢州諸水逕金堂縣簡州資陽縣資州內江縣富順縣至瀘州入江左太沖所謂浸以縣雒常道將所謂郫縣膏腴縣洛浸沃者咸在是金堂縣及簡州在漢晉爲牛鞞縣地資陽縣資州內江縣在漢晉爲資中縣地其水隨地易名在新都曰新都江華陽國志曰牛鞞縣受新都江是也在金堂簡州曰牛鞞

江華陽國志曰資中縣受牛鞞江水經注曰洛水又逕  
犍爲牛鞞縣爲牛鞞水是也在資州內江曰資江沈約  
宋書曰資江爲中水涪江爲內水是也其入江之處漢  
志曰湔水入江華陽國志曰江陽治江雜會水經注曰  
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縣水口說各互異以上游有  
三而下流互受通稱漢志則以出縣處最遠故以湔槩  
之元和志謂之中江北周中江縣在今內江縣地今內  
江縣在中水之上而中江縣乃隸潼川矣至若或謂之  
沱江則以濳江自灌縣分流而達於漢州之洛水合於  
尚書東別爲沱也或稱沈犀河犀牛河則援引李冰故

事名之也在今富順縣者自龍門鎮入縣界一百二十里至縣治之南又屈曲一百三十里至大磨子入瀘州界

中水攷下

水經注江水篇言洛水源流於洛水逕洛縣故城南逕新都縣逕犍爲牛鞞縣又東逕資中縣之下曰又逕漢安縣謂之縣水也於洛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之下曰江水逕漢安縣北攷漢安故縣在今江安縣在嵒江之南洛水安得越江陽絕嵒江而逕漢安縣且酈氏上文旣云洛水逕新都縣縣

湔二水俱與洛會不得歷牛鞞資中兩大縣而又氏以  
縣水且漢安縣在江陽縣上游不得於江陽據江洛會  
之後言江水逕漢安縣尋討其文蓋不學者不能推求  
文義覈徵地形見有可疑妄爲竄改耳予作水經注注  
嘗攷定其次弟而箋之

校水經江水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南鄩江水從蜀郡江原縣東南注之文井水從蜀郡臨邛縣東注之又東南過南安縣北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

今本作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

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少三十四字又沫誤爲沫

縣

謂武陽縣也

故大夜郎國

應劭曰犍爲郡故夜郎國

漢武帝開道置

以爲縣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

見華陽國志

建

元六年置犍爲郡

見漢書地理志華陽國志曰元鼎六年分廣漢置犍爲郡與班書異

○今本脫犍爲郡三字

王莽更名西順縣曰戡成

見漢書地理志

光武

謂之士大夫郡

華陽國志曰更始時犍爲遠奉貢職及公孫述有蜀郡拒守述伐之郡功

曹朱遊逆戰死之而任君業閉戶費貽素隱光武嘉

之曰士大夫之郡也。○玉裁按漢晉時健爲郡治武

陽武陽故縣在今

滎州之彭山縣

江水自成都東南徑武陽縣

十一

補有鄰江水

今本脫入焉

上文云鄰江水出焉此水

云鄰江水入焉相應

此字

今本脫出江原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於

江漢書地理志曰鄰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元縣

和志曰唐興縣有鄰江一名阜江在縣東二里縣

下江上

今本江上

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漢安橋

華陽國志作漢安今

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

本水經注作安漢

嚴鑿天社

俗本作

山尋江通道

華陽國志曰通車

此

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四年

今本作二

十九年

依華陽國

志正之

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爲大

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

今華陽國志云蒲江大堰灌郡下六門疑傳寫有誤

有

此字補

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

華陽國志曰韓爲郡王喬家其北山

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葑道與蒙

俗本作濠

谿分水

此疑黠氏有誤

至蜀郡臨邛縣與布僕水合水出徼

外成都

當作蜀郡

西沈黎郡

今雅州府地

漢武元封六年以蜀

郡

今本作都誤

西部邛葑置沈黎郡天漢四年罷沈黎郡

置都尉理旄牛道主外羌在邛崃山表

邛崃山今榮經清溪二縣

開大相嶺也華陽國志曰元封六年置沈黎郡今本

水經注云元封四年傳寫之誤也後漢書西南夷傳

云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與常氏異。今本元封四年

年以蜀郡西部邛葑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置都尉

主外羌在邛崃山

表疑傳寫有誤自蜀西渡邛葑其至險有弄棟八

度之難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若棟入渡之難楊母閣之峻玉裁按益

州郡有弄棟

楊母閣路之阻

華陽國志曰昔楊氏倡造此閣故名焉水

從縣西

縣字上有脫文當是旄牛二字旄牛故縣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

布僕來

蓋地名華陽

分爲二流一水逕其道

謂旄牛道也

又東逕

臨邛縣入文井水文井水又東逕江原

今本誤作都

縣

濱文井江江上有長隄隄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

青城山

今青城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皆漢時江原縣之地

山上有嘉穀山下

有蹲鴟卽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饑卓氏之所

以樂遠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

天社山今在新津縣南彭山縣東北。玉裁按鄰江卽今洋馬河自崇慶州流入新津縣界入江者也布



僕水合文井江漢書地理志統謂之僕千水云臨邛  
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華陽  
國志作布濮水元和志謂之百木水今其水自雅州  
府天全州界東南流入邛州界合邛州南河卽文井  
水至新津縣入江其發源在沈黎旄牛則未詳其一水南逕越嶲邛都縣西

東南至雲南郡之蜻蛉縣

蜻蛉漢書作青蛉地理志曰越嶲郡青蛉縣僕水出

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

郡本雲川地也

今本作蜀雲山誤

建興三年置

見華陽國志

僕水又南逕永昌郡

漢明帝置

邪龍

前漢屬益州郡

而與貪水合

地理志曰益州郡葉榆縣貪水首受青蛉水南至邪龍入

僕水出蜻蛉縣上承蜻蛉水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

龍入於僕水

今本脫此字

僕水又逕寧州建寧郡

今本作縣誤

郡今本作州誤

故庾隆都督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劉禪建

興三年分益州郡置

見華陽國志

歷雙柏縣卽水入焉

地

志曰益州郡秦臧縣牛蘭山卽水所

水出秦臧縣

晉屬

出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

晉寧郡藏漢書及華陽國志皆作臧

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

僕水

今本脫此二字

又東至來唯縣

漢屬益州郡

入勞水水出徼

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

地里志曰益州郡來唯縣勞水出徼外東至麓冷入南海

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僕水東至交趾郡麓

說文麓冷一作冷作麓

縣南流入於海

此以上釋東南過武陽縣鄰水文井水注之也此以下釋南過南安縣青

衣水沫水合注之也

武陽縣今新津彭山二縣地今

天社山在新津彭山二縣間可證南安縣治青衣江

會今嘉定府治也自天社山至嘉定府治三百餘里

華陽國志曰南安在武陽東四百里青衣水合沫水

注江之處在南安而不在武陽地里志曰鄒水僕水

水至武陽入江僕水卽文井僕布水也蒙山溪大

渡水至南安入澱澱水至南安入江蒙山溪大渡水  
即青衣水澱水卽沫水也水經經文脫落顯然當以  
東南過武陽鄰水文并水注之爲一節注文縣故大  
夜郎國至南流入於海屬焉以南過南安縣青衣水  
沫水合注之爲一節注文江水  
自武陽至入江潯陽西屬焉 江水自武陽東至彭

亾聚昔岑彭與吳漢滌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

之會曰莫不移遂爲刺客所害亦謂之平謨水曰外

水

崧江正流爲外水洛水爲中水見本篇治水爲內水見梓潼水篇

此地有彭冢言

彭祖冢焉

見華陽國志

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

漢晉南安縣在

今嘉定府樂山縣

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

蓋卽今凌雲烏尤諸

山漢和乎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縣溉有灘名壘坻

亦曰監溉李冰所平也

華陽國志曰南安縣治青衣江會縣溉有名灘一曰雷垣

二曰鹽灘李冰所平也

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卽蜀王開

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原出爲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峽而蜀水流帝使鼈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南有峨眉山卽牙有蒙今本

作濛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山

今本

東南流與泝水合

玉裁按蒙水卽青衣水卽地里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泝今之雅河也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泝水出蜀許慎以爲泝水

也从水我聲

說文曰澨水出蜀汶江徽外東南入江

南至南安入大渡

水

玉裁按澨水卽沫水卽地里志蜀郡汶江縣澨水出徽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百里

今雅州府清溪縣大渡河至嘉定府爲同河是也漢書澨字疑卽澨字之譌許慎以澨水沫水爲二攷之

未精也

班氏云大渡水入澨酈氏云澨水入大渡水

今同河大而雅河小則班氏爲是然班氏酈氏所云大渡水者今之雅河也今俗云大渡河者乃古之大澨水卽沫水也青衣水沫水別爲篇故此不詳也大

渡水又東入江

在嘉定府城外

故山海經曰濛水出漢陽西

入江灞陽西

山海經海內東經曰濛水出漢陽西入江灞陽西郭璞曰漢陽縣屬朱提玉裁

按此卽地里志山關谷漢水華陽國志亦曰漢陽縣有漢水延江非青衣水酈氏徵引誤也

又東南過夔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消

今本譌

水北流注之

今本脫

縣謂契道縣也亦屬犍爲郡華本契人居之應劭曰

國也陽國志曰在南安東四百里地里風俗記曰夷中叡仁有人今本道故字從人

秦紀謂契童今本之富者也其邑高后六年城之見

志陽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契道費功無

成唐蒙南入斬之見華陽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

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濶三四丈其斬鑿此

字今本作之蹟猶存後漢書注引蜀都賦注曰

昔唐蒙所造玉裁按劉昭當於契道縣引此注乃於

南安縣引之誤也今王莽更曰契治也山多猶猢猻

猴而短足好游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

稜空若飛縣有蜀王兵蘭

蘭卽闕之假借俗作欄華陽國志曰焚道有故蜀王

兵闕今本後漢書注內誤爲玉岳蘭

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阻險不可

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縣巖猶有五色赤白

映水元黃魚從楚來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

今本猶有赤白元黃五色焉赤白照水元黃從焚來至此而止今依華陽國志楚一作夔益部者

舊傳

陳壽作

曰張貞妻

華陽國志作貞今本水經注作員

黃氏女也名

帛貞稜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

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貞手於灘下出

今其墓曰黃帛坎在

敘州府南溪縣治西里許

時人爲語今本作說

曰符有先

作光絡作洛誤

焚道有張帛者也

語見華陽國志

江水自南安又東南逕夔

道縣北若水合淹水入焉

此二十字今本無之至裁按樊道縣治在今敘州府

治華陽國志曰樊道縣治馬湖江會若水入江卽敘州府城外馬湖水入岷江是也若水別爲篇故此無

注江水又與符黑水合

黑字今本作里今本誤以此入字作經文

水出寧

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爲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

元年置

見華陽國志

劉禪延熙中分以爲郡

見華陽國志

符黑

水導源汾關山北流

此十字今本作導源汾關山北流地志曰犍爲郡南廣

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樊道入江玉裁按漢南廣縣在今敘州府珙縣會受一曰汾關山在雲南鎮

雄州四川永寧縣交界符黑水二源一出汾關山一出珙縣水車坝至羅星渡合流至高縣名復寧河至

慶符縣南

有大涉水

今本

注之水

今本脫此字

出南廣縣

北流注符黑水

地志曰南廣縣又有大涉水符黑水北至符縣入江不言入符黑水



水

今本脫此三字

又北逕犍道入江謂之南廣口

今江水逕汝州府城

北又東流十五里南廣水自右入之敘州府慶符縣

地也又東流經李莊鎮北即唐時南廣縣故城也又

東流至今敘州府南溪縣城南又東流至今直隸瀘

州之江安縣城北清江北流自縣西入焉即水經所

謂又東清江北流注之是也宜賓南溪二縣皆漢晉

時犍道縣地江安縣漢晉之漢安縣地經文當云又

東過漢安縣北清江北流注之或清今本謬水則未

以清口界二縣開疑似故不言耳清爲渚

閩也清水源流詳見下章酈氏不知漢安縣北入江

水經注文內清譌爲渚經文內又譌爲注下章注內

江水逕漢安縣北與縣水合俗子又因與南流縣水

相混不知爲二妄爲刪併致不可讀後之君子或有鑑乎此也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過廣魏

作水經者蓋魏人故廣漢

曰廣魏漢洛縣廣漢郡之洛縣也

寧曰魏寧洛縣今本謬洛陽南東南注之

洛水出洛縣漳山 漢書地理志曰廣漢郡雒縣有漳山洛水所出今本水經注作漳山

誤也漢之洛縣在今漢州亦言出梓潼縣柏山 此酈氏廣載異聞也漢梓潼縣在今

梓潼縣山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崦嵫山相接山南帶

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道經曰出三危山所未

詳玉裁按山海經中山經曰崦嵫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東流注於江酈氏云不言洛水所道誤

矣女几蓋卽玉壘音相近也漢志云湔出玉壘入江以湔爲經流山海經以洛爲經流水經三危亦卽玉

壘三爲玉之譌形之誤危爲壘之譌聲之誤亦以洛爲經流蜀都賦注曰玉壘山在成都西北岷山郡界

今係縣玉壘山是也或言在灌縣非常璩云李冰導洛通山水流發暴

口 洛通山名在今什邡縣蓋卽漢志之章山也華陽國志蜀志曰李冰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經

什邡別江逕什邡縣漢高帝六年封雍齒爲侯國

會新都大渡

王莽更名曰美信縣也

漢之什加縣在今什邡縣史記漢書作什方說文解字作

什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

云洛縣故城者當酈氏時洛縣城非作經時故

處故經曰廣漢洛縣南注曰洛縣故城南也

廣漢郡治也

華陽國志蜀志曰雒縣廣漢郡

治也漢高祖之爲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

乃分巴蜀置廣漢郡於棗鄉王莽之就都縣曰廣信

也

漢地理志曰廣漢郡莽曰就都雒縣莽曰吾雒廣漢縣莽曰廣信酈氏廣信二字當作吾雒

漢

安帝永初二年移治涪城

謂移郡治於涪縣也漢之涪縣在今綿州

後移

洛縣

今本洛縣二字上脫移字

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

聞於府中積數十年沛國陳寵爲守以亂世多死公

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

陳寵字昭公事本東觀漢

記 劉備自將攻蜀麗士元中流矢死於此益州舊以

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言此三郡為三蜀也今本犍為下脫一為字土地

沃美人士雋又為一州稱望縣有沈鄉疑即上文之藥鄉藥沈古

音相近後漢書郡國志曰廣漢有沈水華陽國志蜀志作汎鄉去江七里姜士游之

所居華陽國志曰有孝子姜詩田地序志曰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游今水經注作江士游誤

士游名詩四字原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

雞鳴漉流汲江子坐又水溺死句有婦恐姑知稱其

游學姜詩妻事見後漢書列女傳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今本水經

注曰稱詩游學是詩溺死矣豈得謂至孝上通且又何以拜郎中除江陽令且婦人可隱子死而不可隱

夫死且使詩子之孝溼沒一字之謬害義殊甚今從范書正其文曰其子又因遠汲溺死婦恐姑知稱其

游學冬夏衣服實投江流於是至孝上通洞泉出其會

側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當作鹵泉流所漑

盡爲沃野又涌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焉

可謂孝悌發於方寸徽美著於無窮也洛水又南逕

新都縣漢新都縣在今新都縣蜀有二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

焉語本華陽國志與縣水合水西出縣竹縣漢縣竹縣在今

北三十里縣水出焉謂之縣堰口東南九十里抵羅

縣在紫巖山華陽國志曰縣水出紫巖山又與湔水

合亦謂之郫江也玉裁按地里志蜀郡縣屬玉壘

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漢縣屬蜀郡在今保縣過郡三

壘山出壁玉湍水所出鄧氏篇首注云江水逕汶江道又有湍水入焉水出縣虎道之玉壘山下注江故此不言湍水所出矣江水合湍水於縣虎縣東別爲沱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謂之湍壩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又言是洛水此郫江湍水洛水會合東謂之郫江也今本又言是洛水皆有譌脫呂忱曰一日湍此句亦有譌脫當卽前注所引呂忱曰湍水一曰半然此字疑譌此二水謂縣水湍水俱與洛會矣洛水

又逕犍爲牛鞞縣爲牛鞞水

上文什邡雒縣新都皆屬廣漢郡此下牛鞞資

中江陽皆屬犍爲郡漢牛鞞縣在今簡州洛水在新都縣曰新都江在牛鞞縣曰牛鞞江皆見常璩蜀志而李志又曰李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閬是以此水分界爲洛水之通稱不獨在牛鞞縣稱牛鞞水也今本脫四字作又逕犍爲牛鞞水昔羅尙乘牛鞞水文理不備從四川志所引補正

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封二年置

犍縣

也華陽國志蜀志  
曰元鼎二年置

又東逕資中縣

漢資中縣在  
今資陽縣

又逕

江陽縣

此五字補。今洛水由內江縣流入富順縣  
北逕縣治之南西流二十里至鎮溪口納榮

溪水屈而東流百三十里入直隸瀘州界

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縣

洛爲浸沃也

浸今本譌爲沒字自上諸縣之上今本  
缺又逕江陽縣五字誤衍又逕漢安縣

謂之縣水也

十字漢安縣在江南今江安縣納溪縣  
也資中縣今資陽縣資州內江縣也江陽縣今富順

縣直隸瀘州也皆在江北資中與江陽南北接連其

中絕無漢安縣地華陽國志曰縣水入洛東流過資

中會江陽自水經注傳寫譌誤四川通志乃以今內

江縣爲古漢安縣其誤蓋本於此一本譌作安漢縣

安漢縣在巴郡更非其地矣華陽國志曰蜀人稱郫

縣曰膏腴縣洛爲浸沃蜀都賦注曰益州之有縣雒

猶揚州之有五湖江水自犍道東逕漢安縣北自犍

故曰浸以縣雒也

四字從四川舊志所引水經注補正俗本誤以江水  
逕安漢縣北七字爲經接子安之操之下。上文皆

言洛水此言江水自楚道東逕漢安縣北者遠承江水逕楚道縣合若水淹水符里水而言也漢安縣前漢志作漢陽縣後漢志作漢安縣在今江安縣俗本誤作安漢縣非也

又與縣水合水

出漢安縣西三源合流謂之縣水也東北流徑其縣

北入江謂之縣水口

此三十四字參攷補缺。縣水有三源者卽今敘州長寧縣之

清溪方輿勝覽曰東溪發源自崖山又有西溪發源越王山流與桃源溪合桃源溪亦名冷水溪發源筆架山三溪至清井合流名清溪亦名三江口又東北至武寧砦爲武寧溪又東北至安寧砦爲安寧溪又東北至江安縣界四川志曰清溪在直隸瀘州江安縣西自長寧縣經安寧橋流入縣界合縣水至縣西北隅入江曰縣水口王裁按安寧溪其上流曰清水在長寧縣其下流曰縣水在江安縣唐置羈縻清州五代置清井鎮宋初置清井監遺址皆在長寧晉孝武立縣水縣宋以漢安縣水二令屬東江陽太守隋瀘川郡有縣水縣唐瀘州有縣水縣遺址皆在江安隋書曰縣水縣有縣溪舊唐志曰當縣水入江之口



因名縣水縣然則此縣水北流入江非出縣竹縣  
巖山合洛水南流入江之縣水也水經注原本蓋當  
如今所正自味者合兩縣水爲一妄爲改竄文義  
不可通矣。經文又過江陽縣南之上曰又東過  
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清江北流注  
之漢樊道縣今宜賓南溪二縣地清水卽清溪縣水  
也今大江逕南溪縣治南數十里入江安縣界安寧  
橋河北流入江樊道而下江陽而上北流入江惟此  
水耳酈氏注曰清水未之間也按酈氏未審縣水卽  
清水之下流故於漢安縣言縣水入江於清水曰未  
之間不知經云樊道又東舍漢安之縣水口無他水  
以當之今本水經注注內譌爲清水未之間經文譌  
爲注水北流注之往時東原先生校經文改從注文  
渚字今皆定爲渚字渚者清之譌形之誤也注又渚  
之譌聲縣謂漢安土地雖迫山川特美好宜蠶桑鹽  
之誤也縣縣也

井魚池家有焉

今本不可讀此從華陽國志補正

江陽郡治也故犍

爲岐江都尉治

此字補

建安十八年劉璋立

漢書地理志曰犍爲

郡漢陽縣枝江都尉治今本漢書脫枝江二字華陽

國志曰江陽郡本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

立江陽郡以都尉成存為太守蓋以都尉治為郡治

故即以都尉為太守也三國蜀志法正子逸官至漢

陽太守蓋郡治在前漢漢陽縣地故江陽太守亦稱

漢陽太守晉時移郡治於江陽故常璩曰江陽縣郡

治。自江水徑漢安縣北至此今本移子安之操之

下今攷四川舊志引水經注曰江水自犍道東經漢

安縣北又東經江陽縣南洛水注之又東經樊口灘

又經大附灘頻歷二險又東至符縣於地形不誤知

舊志所見江水又東逕江陽縣南隸瀘州此九字從

乃古本也

四川舊

志補 與洛水合 此四字

洛水 作縣 至江陽縣方山

下入江曰中水口 日中水口者以庾仲雍謂江州縣

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

水定此水為中水也今本曰中水之上有謂江陽縣

之縣水口五字乃江水徑漢安合縣水殘句

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為

侯國江中有大門小門焉季秋之月則黃鱗魚死漚

也華陽國志曰江中有大關小關季春黃龍堆沒關卽平昔世祖微時過江陽

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象王莽求之而投

殺之後世祖怨爲子立祠謫其民罰布數世華陽國志曰江

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而縣人殺之世祖謫其民不使冠帶者數世揚雄琴清英曰尹

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皆帶藻忽

夢見水仙賜其美藥一作奏藥惟養親揚聲悲歌船人間

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

之操鄭氏著書多浮文妨要此節不言江陽交涉疑他篇脫誤在此而較近遂以瀘州爲尹吉甫故

里建清穆堂王伯厚困學紀聞辨其非是矣江水東逕樊口灘今本作樊石灘未知

孰又逕大附灘此十二字今本誤作經文頻歷二險也

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鰓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

縣謂符縣也漢屬犍爲郡晉屬江陽郡今合江縣地屬直隸瀘州故巴夷之地也漢

武帝建元今本作初誤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漢書

曰將千人出巴符關者也見漢書西南夷傳符食重萬人俗本漢書誤爲符漢武

元鼎二年立見華陽國志王莽之符信矣見地志縣治安樂

水會今縣治在大江南安樂水西大江自江安徑瀘州之納溪縣北納溪水出永寧衛界經江門峽

北至縣西門入焉又東徑瀘州城南水源南通寧州

合洛水又東徑合江縣北合安樂水

平夷郡今本誤作龍縣龍縣屬漢屬牂牁郡牂牁郡武帝分犍爲置故犍爲郡故城在龍

縣其故縣當在敘永廳北逕漢安縣今本脫界之東又東此字補

逕符縣下北入江謂之安樂水口

此六字補。地理志曰犍爲郡南廣

縣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玉裁按漢南廣縣符縣同屬犍爲郡班書過郡三未詳華陽國志曰符縣在江陽郡東二百里治安樂水會東接巴郡樂城南水通平夷營縣玉裁按大涉水卽安樂水今名齊郎水亦名赤水發源貴州仁懷縣嵩芟里楚米坡經小溪里入瀘州合江縣界北注大江富順縣運仁懷食鹽皆取此道班志云過漢此字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未見若是其遠也

長

縣令

趙祉遣吏先

今本作光

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

華陽國志作十二月後漢書曰經百許日後投水則是十一月也

詣巴郡沒死成濡

今華陽國志作瑞

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

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

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為之立碑以

旌孝誠也

後漢書列女傳作叔先雄按神記亦曰健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叔先蓋複姓省文

言先雄蓋

雜之譌女絡或作雜也孝女健為郡符縣人後漢書曰健為人脫符字近乃誤稱今健為縣

故蹟矣

瀘州志先絡譌為元紹與宜賓縣志以熨道黃帛為唐人同一可怪

其鰓部之水

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

以安樂末無鰓部之名故闕疑

曰未聞曰非所究

校水經溱水注

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瀧中有碑文云縣昔號曲紅曲  
紅山名也東連岡是矣按地理志曲紅桂陽縣也王莽  
以爲除虜魏文帝咸熙二年孫皓分桂陽南部立始興  
郡治曲江縣縣旁瀧谿號曰北江北江水左卽東谿口  
也按此縣漢名曲紅以山爲名吳名曲江以瀧水爲名  
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隸釋熊君碑建安二十一年  
造云桂陽曲紅長又周憬功勳銘熹平三年立云曲  
紅者十九紅字竝非假借今地理志郡國志作曲江乃  
是後人以今改古也瀧水至曲江縣謂之北江下文云  
東江又西注於北江謂之東江口是也今本譌舛不可  
讀

水經注三澁沱在南郡邵縣北

各本竝譌作三澁地之南在邛縣之北禹貢錐指曰水  
經三澁池今本作地字爲是然自酈道元時已爲池傳  
寅集解引此亦作池明地字乃近世所改趙誠夫本三  
澁池在南郡邵縣之北云水經自明正嘉以來各家改  
池爲地池雖誤實古本也故不從俗作地戴先生本在  
南郡邵縣北沱說曰注引經云邵縣北沱可據以訂經  
之譌舛按此條戴校尙未盡善也古本作三澁沱在南  
郡邵縣北謂三澁爲沱名故與益州沱荊州沱連類及  
之轉寫遂爲池字校書以此篇記禹貢山林澤地四者



不當有池因改爲地字此作池作地所由而皆非也  
注曰經云邛縣北沱此槩括引經謂經說三澨爲邛縣  
北之沱云沱則水也非地也先生乃摘此四字改今之  
經文云三澨地在南郡邛縣北沱旣云地又云沱非是  
若去地字以沱綴於句末又非上文益州沱在某荊州  
沱在某之一例詳攷注意諸家說三澨不同或謂水名  
或謂之邑或謂之地或謂水際及邊地名諸家水陸相  
半而無山源出處之所謂言水者津途關路之證謂言陸者  
今以惟經謂爲沱與各家異然沱流多矣論者疑焉江  
意補濱小港之出而復入者多恐不足以當之而在邛縣北

之云今難指實則與諸家說皆非確也以經獨釋爲沱別於諸家之爲水爲地爲邑要之沱亦是水而已此鄙意也而可以證經文之本爲三溼沱沱與池本截然二字說文本兩有而後佚其一余嘗爲攷正以明之詳見說文注趙本經注皆作池云池沱通用乃大謬

水經無派河

說文派水

音孤

蓋卽虜它之源水經無派水也淇水注云

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虜沱

水經曰筓溝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自下爲派河尾

也

大典本譌作水經曰筓溝泉州縣東南與清河合者自下爲清河下邑也各本曰又譌白自又譌目戴氏

正此所引經乃沽河之文云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爲筓

溝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清河者派河尾也注云

又東南合清河今無水清淇漳洹澹易涑濡沽虜沱同

歸於海故經曰派河尾也是則經注所謂派河者猶云

諸河其字匹賣切不音孤淇水沽河二篇經注瞭然趙

氏釋水經注目錄乃有補泝水一條其補泝云泝水之源見說文尾見本注其云尾見本注者指泝河篇而言不思注列清淇漳洹滏易涑濡沽庠沱十水總謂之泝水經注皆不及泝水今改經爲泝尾則置十水於何地乎豈十水皆可謂之泝水平趙氏可謂孟浪矣說文泝水起鴈門葭人戍夫山東入海顧祖禹曰蓋以庠沱爲卽泝水也戴先生曰今沙河一名長溪亦作常溪泝出繁峙縣白坡頭由阜平曲陽行唐新樂定州祁州匯唐滋二河其說近是而趙氏引寰宇記初學記所引水經注定州泝水云云爲水經有泝水之證恐未可信也

記洞過水

代壽陽令龔導江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晉水水經所謂出晉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經所謂出沾縣北山者是也沾北山一名沾嶺嶺西鳴水沾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爲冶河北入滹沱嶺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漳所出南流合於濁漳自沾嶺南迤西爲木瓜嶺石堠嶺八賦嶺大廉山有古石堠嶺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堠八賦以名其南水悉歸漳北水歸洞過沾嶺近北二泉竝發爲洞過水者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泉嶺在樂平縣西其水西北

流經平定州西南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  
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戊子秋余  
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  
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  
爾從者應曰昨雨甚水從四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  
水下余疑之復行十數里則清澈鱗鳴者曲赴山石閒  
問渾水安在從者曰渾水行遲少待當至矣既而果至  
余始信從者前言不我欺歎水性之清濁遲迅不侔而  
不相入也有如是復行三十里許經壽陽之羊頭崖洞  
過水折而西南流又十餘里至趙家莊盧家莊之間與

壽水會流七八里皆池邈行石上汪洋澹泊激石有聲  
淙淙然下落於建公潭潭方畝許澗莫能測四面山皆  
土戴石蹇產刻秀建公村隱其間居人涉水者或以砾  
或以畧約余畱宿村中詢其土俗無識字人無入城邑  
識官長人其山川淳樸之氣可知也壽水控引壽陽全  
境之水南會於洞過洞過於是始濁魏書地形志云同  
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  
五水合道故曰同過然則同之爲洞因水名加偏旁耳  
志言五水而塵臚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自  
建公潭而西逕西落鎮至榆次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

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嶮山涂谷者也大嶮山卽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納嶽川勢亦始平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穰稷千頃侖佛江南風景憶春中自汾州還道經晉祠觀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醜渠數十其穀亦宜稻之二水之清之利更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五水之合爲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咸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水酈道元乃稱曰黑水宜魏收作志失之也夫



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

己巳十一月

玉裁拜白耀北大兄足下邇者想侍奉萬安尊體佳勝  
水經注一書爲言水道言地理者所必資顧自宋以來  
踳駁幾不可讀惟吾師東原氏治之最勤整齊其譌亂  
鉤棘引歸文從字順上邀

高宗純皇帝歎賞

詩褒悉心編纂可爲中尉素臣食其利者沾溉無窮矣  
然東原氏之功細大宜辨據古本搜羣籍審地望尋文  
理一字之奪必補之一字之羨必刪之一字之誤必更  
之東原氏之能事也然而其功細自唐宋淺學逸書不

知其義例誤認過某逕某之文無區別任意互譌大氏  
注論經者十八經譌注者十之一二東原氏得其例有  
三一曰獨舉複舉之不同經文甚簡首舉水名下不再  
出注文餘一水內必詳其注入之小水以閒廁其閒是  
以主水之名屢舉不厭雖注入小水有所攜帶者相閒  
亦屢舉小水之名經文斷無是也一曰過逕之不同也  
經必曰過某注則必曰逕某所以別於經一曰某縣及  
某縣故城之不同也注所謂某縣故城者卽經之某縣  
也經時之縣注時多爲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執此三  
例沛乎莫禦釐之有如振槁承學讀至白首不解者斃

然開朗王伯厚顧景范胡朏明閻伯詩稱引之誤今皆  
可正此則東原氏功之大者也東原氏明智卓絕而於  
是書亦久乃得之僕從先生遊見歲乙酉六月始因胡  
朏明南北礫谿之誤霍然大悟將經注畫清是年八月  
專寫經文爲一卷摘注文前後倒亂甚者附攷於後又  
舉經注三例爲跋尾略同殿版提要癸巳

召入纂脩四庫遂勅改自宋以來經注拘迂者臧不之  
信其膽雄由其識卓也戴書上於甲午奉

命刊版越十有三年丙午杭郡趙誠夫先生水經注釋  
一書始出而東原沒於丁酉之夏矣僕至今始從友

人借讀趙書其所據古本校本之多所攷諸史百家之  
富所采諸老宿顧亭林顧景范閻百詩胡朏明何屺瞻  
全謝山緒論折衷羣言自據所得其於字句各本異同  
別黑白定一是與戴書詳略可互證精詣可互求而最  
異者更正經注亦大略與戴無異夫字句偶竄一二校  
古之常也取經注互易之校古之劫人所不能爲者也  
東原氏灼知而劫爲之故條舉經注之義例冠於全書  
之首大白於天下又於分注逐事疏通以爲不如是不  
可以信從也誠夫於字句偶竄必詳其原本而經注混  
淆突兀劫改者不將何以互改之故詳於自序及分注

及附錄及朱箋刊誤假今無戴書則互改之必可信者  
誰其知之爲駭俗之事而湮沒其文非著書之體也趙  
書成於乾隆甲戌戴書成於乙酉相距十二年趙先於  
戴戴書出於甲午趙書出於丙午相距十三年戴先於  
趙其果閉戶造車出門合徹與何以東原氏條舉義例  
誠夫不著一字也兩先生之齒趙長於戴其將謂戴取  
諸趙與則東原氏之德行非盜竊人物以欺

主上及天下者也僕從游日久未嘗言有所聞之也且  
兩先生者面未嘗相識也足未嘗相過也音問未嘗相  
通也誠夫之書秘藏高度至其孫刊行未嘗稍傳於外

也此兩家子弟所知不可誣者也將謂趙取諸戴與則誠夫之學亦必非盜竊人物以欺天下者也未詳其卒於何年卽乙酉以後獲聞東原氏之說補綴已書亦必明言所出斷不湮沒其文默默而已也此僕所不能無疑者也丙午丁未閒盧召弓先生爲子言梁氏耀北處素昆仲校刊趙氏水經注參取東原氏書爲之僕今追憶此言意足下昆仲校刊時一切仍舊獨經注互譌之處不從戴則多不可通故勇於從戴以補正趙書以成鄙書善本與戴竝行所以護鄴而非所以阿趙召弓所云參取東原氏爲之者此也足下昆仲之意則善矣但

足下亦不宜淡沒其文默默而已也果出於閉戶造車  
出門合徹當著其奇以見東聖西聖心理之必同果出  
於相取當著其實以見多聞從善之有益果二公未嘗  
相取而出於校刊者集腋成裘亦當爲後序以發明之  
以見期於鄙書完善而非借光鄰壁不則無解於僕之  
疑亦無解於天下後世或謂戴取趙或謂趙取戴之疑  
是則足下昆仲將尊戴而適侵戴將助趙而適誣趙也  
此僕之所以不敢不言也三代人作述不自言姓字惟  
其理明而已後此乃譏譏自矜其名勅而確之說必出  
於命世大儒言未嘗不以人重也令弟不可作矣足下

及今爲後序刊於趙書之末洞陳原委破天下後世之  
疑俾兩先生皆不被竊美之謗於地下僕實企望焉願  
明以教我

注誤爲經第一條曰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戴云按  
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考注敘蔥嶺之水  
東西先載蔥嶺分源西流逕休循難兜罽賓月氏安  
息入雷翁海之水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第二條  
又西逕四大塔北戴云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譌  
作經攷注內言蔥嶺西流之水因連及蠅羅跋祿水  
逕于闐曰大塔陀衛安息同入雷翁海今改正第四



條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戴云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考注文蔥嶺河自岐沙谷北分爲二此先敘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而東合于闐河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凡若此等戴分注按語甚詳何以趙氏不置一辭而改之於注改爲經首見處亦不自言其例也

又如河水卷二注河水又東洮水注之戴云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朱謀埠箋於前經文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欲改洮水爲澆水由不知彼爲經此爲注耳趙之云朱箋刊誤僅云八字是注混作經

名爲刊朱之誤而不言朱語之何以誤凡若此等豈  
不可哂

與方葆巖制府書

葆巖制府閣下大門中恪敏公總督直隸乾隆戊子延  
請戴東原師於蓮花書院撰次直隸河渠書一部凡百  
有二卷首衛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  
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庫沱河八卷次東西淀二  
十一卷內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卷次永定  
河十六卷內永定河十二卷桑乾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內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  
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薊運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一卷內熱  
河案此二河草創而未潤色以嗣任總督不樂爲此也此後有余君肅客補之東原云不配諸水源  
流古今遷變孰異孰同爲利爲害孽肌分理考鏡具備

蓋恪敏實心實政無在不求有利於民有裨於國此書  
其一端也非恪敏經畫不能初此書規撫非東原師熟  
於地理博洽精敏不能年餘遂成此書爲

國家鉅製願恪敏未及進

呈閣下方沖年書遂流轉落吳江惟東原師藏其副爲  
真本乾隆癸巳東原師奉

特召充四庫館纂修

高宗純皇帝淡知戴震天文地理之學精義入神其攷  
正水經注及九章周髀算經等書

御製詩篇嘉美頌行洎丁酉卒都門其著述藏曲阜孔

戶部誦伯繼涵家此書在焉洪舍人蕊登榜作戴行狀  
孔檢討搗約廣森作戴氏遺書總序皆記直隸河渠書  
六十四冊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判王履泰者攘  
竊此書易名畿輔安瀾進呈

上嘉爲有用之書賞以同知發北河效用仍

命武英殿刊行

聖明天縱一見此書卽知非通儒不能爲故布其書於  
天下與

高宗皇帝賞識戴震先後一揆豈非千載盛事哉且  
上所謂有用者非獨謂其攷古精覈也亦謂切於今用

爲三輔興利除害所必需詳觀此書自禹益山經班志  
鄭注歷代史籍唐宋以來各家著述直隸一省地圖志  
乘積年檔案網羅宏富辨析精詳因之某山某水經流  
支流分合名實故道今道高高下下元元本本如觀燎  
火如視掌紋凡我

祖宗洪猷碩畫一一具載

國家治水勸農諸臣如欲仿宋何承矩元郭守敬明徐  
貞明楊一桂

國朝怡賢親王諸君子大興水利稻田非得此書無所  
依據是固恪敏之盛心而邀

聖主之睿賞者也夫言必以人重此書履泰冒之不足以重此書而祇辱

九重之殊賞亦使恪敏與東原師之美俱湮沒不著且上年冬東原師之子中孚抱曲阜孔氏所藏真本入都與軍機章京龔麗正往刻板處略觀知其悉用原書妄爲刪併略增乾隆戊子以後事實改百一卷爲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後原本首衛河以地勢自南而北爲次也今乃首永定河則全失其義例竊謂履泰何物乃敢刪定通儒之書恐失著書之用閣下文章政事淵

源世美宜

奏明是書原委取真本進

呈重刻以章

聖鑒之明以成先志之美以發東原著作之光以懲履  
泰盜名之罪究紹聞之實用助

聖代之經綸幸甚幸甚全書真本中孚交付玉裁處繕  
抄年內可畢閣下如欲觀此全書玉裁卽當札致中孚  
也玉裁再拜



與方祿巖

祿巖先生閣下閣下壹意養親堅辭

恩命孝思蒸蒸無媿古人可敬可式戴本直隸河渠書  
前蒙索取卽札商東原師令嗣中孚今來札云中孚前  
年僕僕數千里將以張先人之著作正王履泰之攘竊  
未能如志今祿巖公欲刻此此書原代恪敏公作之恪  
敏署名而序跋內將原委敘清則恪敏與先人皆不朽  
矣惟慮書往而不刻成畫餅耳玉裁竊謂閣下表章先  
美萬無不刻者直隸水道夢如亂絲較他省最難考恪  
敏在督任奮然鉤攷乾隆甲申以前延趙東潛草創之

戊子延東原師刪定之支幹經緯古今變遷事實清析如視諸掌令治水患興水利者雖百世有所持循此其功不小矣趙書名直隸河渠水利書百三十二卷戴改稱直隸河渠書去水利二字百二卷減原書三十卷而灤河熱河僅存淮略一卷因恪敏是年秋後薨於位而書遂未竟也趙書灤河六卷若依戴本刊版則灤河可取趙書補綴戴本係影抄曲阜孔府原本原本舛訛特甚今有趙本互校想譌脫尙可推求又熱河今有志書高宗御製灤河濡水源攷證一篇當時恪敏遣河閒同知黃立隆尋討而得者趙草創此書在甲申以前則非

趙所知卽恪敏亦恐不及見熱河志閣下似宜恭載  
御製於全書卷首以爲冕弁熱河入灤河故趙戴俱無  
熱河標目耳畢竟刊刻用戴用趙惟手教示之竝將趙  
本灤河六卷命小史抄寄感泐不小伏惟侍奉萬安玉  
裁篤老昏毘尊紀金姓時來問候因令將戴書二十二  
冊呈上外首冊衛河末冊灤河已在尊處共二十四冊  
伏乞察收見復玉裁拜

又戴本庫沱卷八之尾攷次職官分巡清河道轄保  
定正定道一員云云以下失去一頁乞抄寄

原目但就各水分卷云某水卷一至卷幾而無挨次

之總目今按當作自卷一至卷一百二爲總目而各  
水但云某水一某水二低一字列卷一卷二之下似  
便於檢閱如卷之一衛河一卷之二衛河二是也

趙戴直隸河渠書辯

戴東原師卒於乾隆丁酉遺書皆歸曲阜孔戶部漢谷繼涵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漢谷喪爲二十四冊計百單二卷以卷帙重大故漢谷未能刻藏於家漢谷於吾師爲執友其子廣根又吾師之壻故遺書收藏刊刻引爲己任也始桐城方恪敏公總督直隸聘吾師修此書未竣而恪敏薨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判王履泰進畿輔安瀾志一書蒙

恩賞錄

命武英殿刊行竊取戴書刪改而成者履泰係直督

周公元理姻戚周公係方公後任於時葆巖制府方十二齡故書稿入於周氏而王氏得之吾師之子中孚意欲赴

闕伸辯而未能爰於孔府攜書稿二十四冊至蘇州屬余校定此十五年二月也余披讀往復見其書繁重纒悉畢備因思吾師惟戊子年在恪敏處一年內何以能成書之多至此每與李松雲太守言此必有底稿斷非出戴師一人之手也是年冬松雲入都杭州何夢華元錫來言直隸河渠書乃趙東潛作於戴先生無涉往者孔漢谷丈收入戴氏遺書中誤也余以二十四冊者不

之彼云趙氏之書尙多一倍不止此也余曰吾故疑吾師一年內不能成書至百二卷之多今足下云趙書乃更倍此然則趙爲草創而戴爲刪定乎屬其將趙書寄來一觀未至也十六年春正月松雲自都還以

武英殿聚珍板畿輔安瀾志相示知其確爲竊取戴書而刪繁就簡不學無術所爲頓失廬山真面蓋此書之美在繁而彼盡將夾行細注刪去令攷訂古今者俱俛俛焉在幽室之中是可惜也二月松雲復以葆巖制府札相示知夢華已將趙本抄送葆巖而葆巖問趙氏作此書可有證據松雲屬余攷之余謂趙氏爲此書惟汪

韓門集保定旅懷詩道及之而董浦謝山皆其老友集  
內皆未道及之卽東潛文稿亦無道及之語然其書稿  
藏於家固確然可信爲東潛之作也至於吾師之書則  
有孔漢谷之收藏有洪舍人榜之戴氏行狀有孔簡討  
撫約之戴氏遺書總序有程方正易田之荅余書有余  
親聞吾師說撰此書之語有吾師親筆戊子余應方制  
府之請寓保定蓮花池園內適河閒同知黃君尋灤河  
源至之語皆可據證夢華乃云此書無預戴氏乃非確  
語也松雲云東原先生非攘竊人書者若非東原大爲  
刪潤斷不抄其副本自稱己書蓋趙草荆而戴刪改必



矣松雲所見正與余合古人改定他人之作有竝存集  
中者如盧韓之月蝕詩是也今者二公之書固當竝存  
趙雖精於地理而地理之學尙不及戴文章之學亦不  
及戴在今日而論自當以戴爲主以趙書校勘其譌字  
戴書唐河卷一中有云杭人趙一清補注水經於地理  
學甚核嘗遊定州爲定州牧姚立德作盧奴水攷竝附  
於右下附盧奴水攷云云今此篇見東潛文稿吾師方  
採擷趙文此豈得謂戴書卽趙書耶趙名直隸河渠水  
利書吾師曰直隸河渠書則水利二字吾師所刪以河  
渠足以包之也趙本一百三十二卷吾師一百單二卷

則卷數較少者三十正吾師所刪也趙本始衛河終唐

河據方葆  
巖札

戴本始衛河終陡河灤河則其次弟之大不

同也戴於灤河一卷未成而趙有無灤河若干卷則余  
所未知也夢華口說趙灤河十一卷恐未可信必須葆  
巖以目錄相寄乃可果有灤河十一卷則可補戴書成  
完璧矣夢華謂東潛爲丙辰詞科據鮎埼亭集及詞科  
掌錄則丙辰詞科者乃東潛之父谷林叔父意林而非  
東潛父子同詞科也輒書其梗槩以復松雲

東原先生札冊跋

輯先生手蹟十五彙爲一冊時時覽觀嗚呼哲人其萎  
失聲之哭於茲三十有八年矣思先生而不可見於是  
修先生年譜一卷付刻又哀先生札得十四付裝潢未  
附與漁卿家信并函封漁卿者名霖先生之弟也嗚呼  
余與先生鄉舉皆出青田韓介屏先生諱錫胙之門時  
先生宰金匱余於庚辰東原於壬午介屏先生學問淵  
博有滑疑集行世當時謂此二科得此二人洵乎伯樂  
之能空馬羣也余辛巳不第旅食都門癸未東原先生  
至心慕其學屢請正師弟之稱不許先生不第歸遂致

書稱弟子丙戌相見遽言尊東久欲奉還朋友自可取益奚必此也今冊中猶存三札繳還稱謂於以知先生德盛禮恭遠出昌黎氏抗顏之上其言壽陽志一札壽陽令龔君導江以壽陽志稿請訂正之荅書也其言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韻之不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攷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論則先生言韻之一變也蓋先生壬午以前與江慎修氏成古韻標準至己丑余以詩經及羣經韻譜請業言支脂之不通初不以爲然遲之七年至於癸巳乃謂此說最確從此古音之全通邑大都家諭戶曉謂非先

生一言重於九鼎哉又以見先生始之不輕信終之勇於從好學決思聞義則服豈比夫淺夫知非不改堅自護短者哉其言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六經之語言非知天理之不外於人欲則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此二札者聖人之道在是殆以玉裁爲可語此而傳之也其他具見朋友之誼此外尙有二札未能檢得者一爲初銓貴州玉屏縣時自汾州寄都門言玉屏地在五嶺發脈之所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一爲在蜀時自都門寄言在四庫館校水

經注事二札久亾之時往來於懷吾儕有得之者必能  
什襲珍之也烏呼師弟之道不講故世無學問玉裁年  
八十矣距與先生在都門周旋講學已四十餘年猶於  
蛛絲煤尾蠹紙敗墨日夕摩挲宛見先生之頎然長偉  
然雄健聲如洪鐘容兒溫粹將終身以之者蓋向往之  
誠有不容已亦以傳示子孫俾知世有剽竊師門一二  
遽勇於樹幟欲爲逢蒙者之爲可恥而當以爲大戒也  
冊之背爲故友孔漢谷書爲先生令嗣中立札嘉慶甲

戌十二月二日段玉裁記

祭戴東原先生文

維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丁巳朔越八日弟子  
巫山縣知縣段玉裁謹遣役李志德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吾師東原徵君之靈曰嗚呼先生名世之英儲  
靈匯秀先覺羣生自漢以後六籍晦冥辭章浮豔道學  
虛聲一華一空無補於經聖人之道下學乃精詁訓制  
度物有其情公實生知絕學乃賡六書九數條貫縱橫  
至噴不亂胸羅列星乃淪其源乃撫其菁郊廟鴻鉅蒞  
醢瑣零天象地輿製儀寫形典謨雅頌天人性命洞發  
重肩殷奏其聲潤色萬物流浹杳冥無疑不泮無謬不

劄聿自癸未始識先生幸得爲徒執摯請正先生曰否  
相友相型玉裁唯唯師弟之盛盛於炎漢六經孔明昌  
黎抗顏籍湜涇涇恥學於師願鑒其醒十年四聚問答  
紛縈如雪得霽如劔得鑿同之太原同居燕京行則同  
輿飯則同劔自慚蠢愚不寤多瞠別久會希滌洞依至  
弟子至蜀師揚於

廷間闢五千書郵不停每奉翰墨如聆咸經云胡丁年  
起起悼驚足疾而隕庸醫可到易簣之前書來錦城細  
論音均繩墨以緝切切節節丁丁嚶嚶仲秋告歸養痾  
筆耕鄙人狂喜亦擬東行自今從遊投老合井豈意山



積梁木其傾哀音至蜀風淒雨霏翮其丹旄言返休寧  
遺書誰取碑石誰銘先生之才而不公卿禮樂黼黻以  
光太平先生之德而不遠齡齡背凍梨申公宓生海內  
故交淒其涕零著錄多士哭寢失聲矧茲淺劣尤辱丁  
寧負土九江仰慚桓榮日月如駛東望傷情一介之使  
隻雞之誠用述故言用慰幽靈無戀咳蘭咳蘭孔馨微  
言未絕竊願參訂魂兮有知鑒此心盟尙饗

荅程易田丈書

易田先生執事伏惟起居安吉眠食無恙今年兩接手書先生雖患目疾而尙能因愚者所問輒披閱戴師著述舉其文集中所記年分竝一切著述先後可攷者見示感極感極又云孟子字義疏證孔漢谷所刻者尙非定本其定本改名緒言抄本現在當錄以奉寄於近日又接手書得緒言一本書中言丙申影抄時戴本首葉有壬辰菊月寫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嘗改竄自丙申冬日南下而戴君丁酉遽捐館矣固知疏證非定本緒言乃定本也玉裁謂先生之說似是但謂改疏證爲

緒言恐不其然孔漢谷於師最爲親近緒言果爲後定之本漢谷斷無不知者斷不憤憤舍其定本而刊其初稿先生乙未丙申相見時恐是其書尙未修改師卒於丁酉五月廿七日

見孔漢谷寄玉裁來札

荅彭允初書幾五千言

暢言性理有云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復辨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耳書作於歿前一月見洪君榜所作行狀是示彭允初者疏證非緒言也又是年與玉裁書云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頃未得人

抄寄師此札有鄭重相付之微意焉而作札之日乃四月廿四距屬纊才六十餘日耳所丁寧相屬者疏證非緒言也據此二件皆臨終之辭疏證爲定本可知矣再檢丁小山丁未以後來札亦祇言孟子字義疏證不及緒言且云得原善初稿二本孟子字義疏證初稿一本細細校勘知孔刻之脫誤丁君亦於師處往來最熟者乙未至丁酉君皆在都門倘緒言爲定本而漢谷不刻丁君必議之然則小山亦知有疏證不知有緒言也伏讀吾師二書緒言三卷上卷自立說中卷尊孟子下卷駁告子荀子楊子周程張邵朱王文成諸子及老莊釋

氏言之綦詳矣疏證亦三卷上卷性十五條中卷天道  
四條性九條下卷才三條道四條仁義禮智二條誠二  
條權五條自仁義禮智二條以上緒言言之而誠權二  
目則未之及誠之一目所以正程朱說中庸所以行之  
者一也謂一爲誠之誤權之一目所以正程朱說一以  
貫之之誤言處事必有權以爲重輕之準非是執理無  
權程朱之說但執意見之理不顧人情此是執理無權  
也二目補緒言之所未備而二目以前諸條取緒言刪  
裁處添補處更換處是三者皆大費鑪錘師嘗聞作文  
之訣於方氏文輅曰善做不如善改善改不如善刪故

師作文不厭改刪況此乃所以垂世立教之言尤爲鄭重且分列諸目使學者讀之了然雖辭意多同而疏證尤爲百鍊之金精粲之米且有自序一篇說明用孟子書字義爲目之故而用韓子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之語爲歸宿師之隱然以道自任上接孟子意可見矣玉裁以爲先生抄諸丙申者尙是緒言則或丙申之冬丁酉之春夏悉心改定而自序之故小山輩傳抄漢谷據刻斷不得言緒言爲定本也師在丙戌語玉裁云近做得道學書一本彼時玉裁無所知也故亦不請讀今據先生札云壬辰師館京師朱文正家自言曩在山

西方伯署中僞病者十數日起而語方伯我非眞病乃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大極圖耳蓋其時著得孟子字義疏證玉裁於此乃覺了然僞病十餘日此正是造緒言

耳竊揣此書初始於乙酉丙戌成於己丑朱方伯署中

己丑五月往山西方伯朱文正署中容山西者幾年已丑秋後自藩署至汾州修府志庚寅乃竣辛卯又修汾陽縣志是爲緒言改定於丙申冬後丁酉春前是爲孟子

字義疏證丁酉四月閒與彭段書皆盛言疏證是四月以前改定自序可知先生疑緒言爲定本玉裁未敢信故敬述其所見以復於先生焉仍擬將疏證刻諸吳中或兼刻緒言兩存之以持贈同學雖下士必大笑之無

傷也吾師年譜一編略具俟脫稿後呈政先生於吾師  
事有所聞知仍望郵寄高年惟靜坐味道爲禱如有所  
觸命令孫輩繙查誦聽代寫亦以消遣不勞爲妙天旣  
以目疾與先生息肩何必更爲汲汲哉敬請近安不悉  
伏惟珍重玉裁頓首